

從扶貧想起 窮人是近人嗎？（上）

2024年12月8日

陳懷卓

「他們來給你一些錢，之後便忘記你；給你一些食物，之後便忘記你；給你一些藥物，之後便忘記你。他們不在乎之後你會做些甚麼。」這是一位2010年海地地震的災民 Mark Noel，發給 Ian Rosenberger——一位來賑災的美國人——的短訊中的一小段文字，反映了災民在獲得許多慈善團體捐助後的感受。這些團體的捐助，雖然能解災民的燃眉之急，但只是短時間的緩解，食物吃完了，藥物用完了，依然回到一無所有的景況。這種賑濟式的幫助，無法改變他們的生活，他們仍然必須依賴別人的救助，毫無選擇，無法自主。這種依賴救濟式的生活，如何能夠令人建立起生命的尊嚴呢？

香港政府發表的《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》，大事宣揚政府的扶貧成效。在經過政府的介入後，將2020年165.3萬的貧窮人口，大幅減至55.4萬，令貧窮率由23.6%，大減至7.9%。香港的貧窮人口，生活雖不至於如海地地震災民般，沒有食物，沒有藥物，但他們過的，還是沒有選擇，無法自主的生活。在政府的介入措施中，固然有恆常的現金，但也有非恆常的現金。這種非恆常現金，和 Mark Noel 收到慈善團體送來的食物沒有兩樣，今個年度收到了，下個年度可能就沒有了，生活中的匱乏，成為揮之不去的陰影和恐懼。他們捉襟見肘的景況，依然沒有改變。

何況「人生活不只靠餅。」（路四4）人在生存之外，也「有權享受個人尊嚴及人格自由發展所必需之經濟、社會及文化各種權利之實現。」貧窮人士在金錢上的匱乏，令至他們整天陷入如何控制支出的計算之中，因而出現匱乏的思維（scarcity mindset）。研究顯示匱乏思維會降低人的IQ多達13點，令人作出不理智的選擇，更衝動的決定。貧窮人士的匱乏，限制了他們的選擇，他們為應付日常的生活，已窮盡家中一切的資源，再無餘額，為自己以及家人，作任何關於將來的規畫，即使有這樣的規畫，也無法付諸實行，只好束之高閣，成為夢中的憧憬。匱乏的處境，加上匱乏的思維，令個人的發展成為天方夜談，近乎沒有可能。沒有發展，生活就無法改變，跨代貧窮，便成為必然的結果。

社會需要扶貧，但扶貧要做多少才叫足夠呢？

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供稿